

天上的星星

叶良骏

天上的星星，每晚都在，只是我们整天来去匆匆，心里装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变得粗糙，看星星这样的事，真的久违了。

小时候，夏夜坐在河边石条凳上，阿娘指着一条宽宽的星带说，这是王母娘娘用金叉划的银河，我把牛郎、织女分开了。空旷无边，常有彗星忽地一亮，又迅疾暗转，阿娘总是急叫：“眼睛蒙牢，不要看！”星星在瞬间亮得耀眼，尾巴像拖了一大块云，舞动，漂亮极了。看见彗星从来都假装用手蒙眼，却在指缝里偷看，有时还雀跃欢呼，被阿娘骂。

来上海后，晚上妈不许我出门。小伙伴守在我家楼下，见二楼熄了灯，便学猫叫，我就轻手轻脚地下去。我们聚在过街楼前，扮“木头人”“官兵捉强盗”，闹得天翻地覆。那时小孩子没地方好去，晚上不是玩游戏，就是坐在地上看星星。那木勺一

样的七颗星就是学长教我的。直到现在，我还可以找到北斗，那是我心里最亮的星。那些小伙伴现在已走的走，散的散，但满天星星映照的童年，至今还温暖地留在记忆中！

后来我做了母亲，我家旁边是连片的菜田。我们四楼的小孩都上幼儿园、小学。正是读书无用的年月，孩子们整天惹得鸡飞狗跳。忧虑好好的童年，被无端废去，我管了闲事。早晨一边我陪他们捉蜻蜓、追蝴蝶，一边教他们背唐诗宋词。晚上给他们讲故事、教唱歌，背背希金、泰戈尔的诗。做得最多的还是数星星。那天的天没有高楼割裂，密密麻麻的星星似伸手可摘。其实，星星根本没法数，因为太浩瀚了。但我相信，坐在菜花飘香的田野里，为孩子们编星星的故事，一起念“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这样充满诗意的童年，对一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影响。我当了好几年“老师”，全楼的孩子都成了我的学生。那真是特别快乐的一段日子。

再后来，天空变得支离破碎，人人行色匆匆，我也越来越忙，即使满天星星垂落窗前，也想不起去望一眼。有多少日子没数过星星了？真不记得了。

这回，一跺脚，走得远远的，带已经长大的那些学生去山里看星星。

那晚，我们走在黑幽幽的小溪旁，泉水潺潺，凉风扑面，朵朵云团柔软地围抱着夜。孩子们吟起诗：“你导引我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使我在爱的新晨中醒来。是你的爱把我生命的流泉从迷途中，引到无边的世界里去。”我接下去：“你将在每一转角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民生”二字对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讲，就是希望能过上小康日子，把小康日子经营好；用民间俗话说，只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健康、平安、夫妻恩爱、白首偕老。这就叫过日子和经营婚姻。几千年的传统把中华民族紧紧地维系在大大小小的家庭中，人们十分看重婚姻和家庭，这是好的一面，在一夫一妻的前提下，夫妻间不言“离婚”二字。

前些日子，在网上和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一段笔者很不愿意看到的证实消息：著名杂技型、夫妻档喜剧演员刘亮和白鸽分手了。刘亮和白鸽曾获著名综艺节目《笑傲江湖》第二季总冠军，他们为广大观众带来了难能可贵的艺术享受，使欢声笑语充满了舞台和生活。这也激发了人们真诚的感叹。

其实，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如此高的比例说明了，生活为夫妻关系准备了大量的绊脚石：社会状况、经济状况、年龄、居住地、宗教、孩子的数量……尽管我国的离婚率低于欧美国家，但在亚洲是属于高的。问题在于，“离婚率”中的分子应是离婚的夫妻对数，而不是人数；如果概念被误读，离婚率就会差一倍。

有人说，如果刘亮和白鸽从事的是一种另外的工作，那么……言下之意，职业和婚姻稳定有着一定的关系。国外有很多心理学家在从事“离婚与职业选择”问题的研究。他们利用人口普查机会，收集了大量数据（如美国科学家于2000年人口普查时确定了450种职业作为研究基础），着手分析研究，发现其中有不少职业确实是被设计好了的程序，往往成为导致离婚的通道。不过这些心理学家也仅仅给出了离婚率，没有提到离婚的具体原因，比如他们发现，职业舞伴以及芭蕾舞动作设计师的婚姻保持的时间最短（离婚率达43%），就像调查者所说的：婚姻就像在演戏。赌场职员的离婚率也很高，所有赌场职员的离婚率达34.6%。按摩师的离婚率达38.2%。酒吧老板或侍者的离婚率达38.4%。离婚率比较高的职业尚有洗衣店员工、大公司客服的来电接听员、医院护士、酒店职员等。调查者认为，总的来讲，工作时间的没有规律以及与客户频繁接近使本来相爱的夫妻变成了关系岌岌可危的配偶。另有一份问卷的结果显示，眼镜店职员的婚姻最安全，因为那里有一种相当安静的工作气氛。

当然，个别国家的现象只能作为参考，再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郭德纲说，我们不是当事人，不知离婚的具体原因，但这跟忙不忙、红不红其实都没有关系的。

不管有多少原因和理由，其实都是可以推翻的。请允许笔者提醒一点：既然好离，为什么就不能复合呢？

为什么不能复合呢

陈钰鹏



郑辛遥

何谓小人？处处占便宜，事事不吃亏。

处，以新的圆满幻景来使我惊奇，在爱的无尽朝拜中，走到无数新的光明的龛座。”我们一起吟诵泰戈尔的诗，追寻着旧时记忆。

这些孩子，在他们年幼无知的岁月，跟着我看星星、读诗歌，现在已人到中年。他们人各有志，成就各异，无一例外的是个个带着书卷气。有星星陪伴的孩子，心里会不断地涌动着清泉，即使没大富贵，也一辈子享用不尽。去山里看星星，无云的夜，诗意在摇曳的韵律中舞动，静默的北斗从黑暗的凝视里震颤，这股暖流，在我的心中舒展着芬芳的花瓣。所有的美好都已寻回，在星空下，围在我的眼前翱翔。

人生似梦

周德铺

人生如梦，美梦也有噩梦。直面人生。做到美梦，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居安思危，戒骄戒躁，坚持不懈，必将锦上添花；做到噩梦，或悬崖勒马，或改弦易辙，或披荆斩棘，力挽狂澜，旋转乾坤，等待着的，必将是春色满园的美梦。无论美梦还是噩梦，都是人生存折中的宝贵财富。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

名人名言常被世人传颂和引用。中外名人的至理名言，言简意赅，饱含哲人的睿智和人生哲理。《名人名言》之类的书籍不断面世，且都很抢手，可见人们对名人名言的热衷程度。确实，读名人名言，可以用少量的时间、快捷的方式获取大量思想信息。有作者写文章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加强说服力，文采和文化含量。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任何名人名言都有具体的语境。名人多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说这句话，有其特指的内涵。因此，引用名言应注意上下文的完整，不能“斩头去尾”。

有些中外名人名言，因为引用者的“去尾”或“斩头”，为被人误读甚至失实。如：“父母在，不

上海这座城市，让本地人怀旧、外地人围观、外国人好奇。近二十年来，上海史成为显学，人人争读、一睹为快，曾经的一条条马路、一栋栋房子正在从偏僻得仅对邮递有用的知识成为炫耀的常识和上海小资的谈资。都说历史是寂寞的，但上海史是热闹的，甚至是沸腾的。

七八年前的一天，范生福先生偕夫人到我的六艺茶馆聊天，我突发灵感：“范先生，依画老上海场景，我写老上海场景，你画出氛围，我写出风味，一文一图，投稿给‘夜光杯’，保证轰动。”我还拿出《黄包车的来龙去脉》一文，好像胸有成竹。范先生大我二十岁，旧上海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生活场景历历在目，又有连环画功底，人物造型与生活细节样样“拿得起、放得落”。范先生落手快，一口气，一幅幅出来了，迄今近百幅。我呢，成了口头革命派，除了那篇《黄包车》，还有《苏州河两岸》，可以勉强算是一以贯之的单幅聚焦，其他有关上海生活场景，拆零散落在其他篇幅中，无法配画。范先生有个口头禅：“巨”（上海话：巨、鬼同音）。我真的成了“点野火逼人落草，放白鸽挑人上山”的小巨。

今天，范先生成了范老先生，80岁的人了！夫妻俩，每天赔精力、赔时间、赔钞票，编辑《连博》杂志，要组稿、画样、拼版，还要空出辰光生毛病——吃药排毒。然后才有闲描绘上海风俗的画，构思、构图，最后上色。如此，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幅幅，最终集腋成裘，可以挂满一墙的“裘皮补丁大衣”，文化出版社副总编罗英慧眼独具，闻风而动，装订成册，以免被岁月淹没。范先生希望我写篇序。我是范老夫人的晚辈，责无旁贷，可惜我是个外行，不得不说几句外行话，却是我一个外行内心的直觉。

让我为之动容的老上海风俗画的大家前后有三位。最早的是贺友直先生，然后是戴敦邦先生，还有范生福先生。同样是老上海风俗画，贺友直的画，场面大，仿佛三百六十行荟萃一街，好比大世界——闹猛。戴敦邦的画，寥寥几笔，点化人物个性。武夫：持戟怒目，昂首天外；美女：体态撩人媚入骨，俏丽不敢看，仿佛有偷看的罪恶感。前两位都是黑白、线条，范先生则是彩绘。

上海的本色

李大伟

旧上海的特征：灰！石库门，基调是青砖灰、嵌白线，破面而出过生活的男人，插袖缩颈，裹着灰长袍；倚着墙角摆摊的男人，贴着墙根走、沿街叫卖的小买卖人，也是灰大褂，哪怕女人，凡弄堂里的衣着都逃不出灰。范先生忠实生活，他笔下的灰，墙与布有深浅，男与女有差异，补丁与褂子有色差。灰，一层层、一块块，浓淡不同，单色的灰不再单调，因为层次丰富。范生福笔下画面，是市井上海，真实上海，是过日脚的灰上海。不过大色块的灰，几乎大半屏，一不小心，灰扑扑的，无精打采，但他通过画面中的女孩褂子，男孩的脸蛋，绘上些红，颜色就跳出来了，喜庆就跳出来了，人生的希望也跳出来了。如果说贺友直的画面是闹猛，那么范生福的画面是喜庆，苦中有乐，尽管画中的大人表情是木然的，但通过孩子嬉闹追逐，人的天然乐观扑面而来，近似年画的俗。我收藏范先生的原作，过年我一挂出来，正月十五又一取下藏起来，这是可以陶陶然童年。

画日常琐事：俗，但亲切。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吗？围着齐眉高的围挡板，看棉花糖一圈一圈绕出来，像空气一样稀薄，含在嘴里，若有若无，略带甜味。趴在地上翘起只屁股打弹子；盘起单腿过膝斗鸡，“独角蟹”一马当先。“什么叫义气？傻呗；什么叫勇气？疼呗；什么叫斗鸡？酸呗。”我想起了童年——我们回不去的过去，但我们看到了！

范生福的画，涉及老上海的方方面面，自然也画了搓麻将的少妇们，可能为了取悦市场，个个都是“红唇白皮肤，盘髻瓜子脸，细眉水蛇腰，大花缀旗袍”，怎么看都像在会乐里的书寓搓麻将，“条干”挺拔，满屏艳。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花园洋房，钢窗蜡地板，再配上彩妆的旗袍，满目彩霞，不辨五色。色彩之间有些冲，远不如市井画面里的灰。上海最有味道的是灰上海，如范先生笔下灰底色的市井上海。

范先生最了不起的是不自觉地再现了上海的本色：灰。写出前后左右的画家之“无”，就如他的《老上海风俗画》。从史的角度而言，这也是贡献。

引用名言不能“斩头去尾”

居乃琥

“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此话出自爱迪生。但世人的普遍理解是：天才的灵感是做不足道的，刻苦努力才是根本之所在。而它的下半句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99%的汗水都重要。”可见，爱迪生的原意是要告诉世人：“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对名人名言“斩头去尾”，断章取义，会使名人名言的语句不全，意思不清，甚至含义完全相反，引起人们的误读、误解。如果让那些少不更事、天真无邪的年轻人用作“人生指南”，则更可能误导其走入人生误区，贻害无穷。因此，引用名人名言绝不能“斩头去尾”。

茶香无痕

邵天骏

与朋友相聚，最平常的莫过于茶楼小叙，一缕茶水的氤氲从杯内慢慢升腾而起，顷刻间营造出一种优雅的诗意。一个紫砂壶、几只小杯，好茶润水，茶叶漂浮，曼妙无比。那从杯子里弥散开来的茶香，浓淡相宜，带有些许惬意的委婉。侃侃而谈之间，茶香沁入心脾，成了人与人交往的一个独特注脚。

我喜欢这样的朦胧意味，平淡到茶，却又不乏唯美意境，茶香无痕，让人感悟不时透进心底的点点温情。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好茶盖因他曾经有过多年的演员生涯，每至演出休息间隙，就会沉浸在喝茶的天地里欲罢不能，自得其乐，以致只要闻到一缕茶香，就知道是红茶还是绿茶，红绿茶又是什么品种。许是茶水的多年滋润和茶香的无私馈赠，还有养生有道，父亲78岁时皮肤还是白白净净的，脸上的皱纹很少，叫人大为称道。由于长年累月在父亲的熏陶下，我对喝茶也喜爱有加，且乐此不疲。

好茶润口，口中留香，喝茶的这种习惯让我的待人处事也有了某种自然而然的从容和真诚。也许，喝茶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修炼，亦是感受茶香的最好途径，不知不觉间竟然对周边复杂的人际关系看淡了许多，遇事也多会从对方的角度去想，不会再对各种烦心的事儿始终耿耿于怀。

喝茶是在快节奏的城市脚步里注入几许“慢生活”情趣。每次外出旅游，我都会带上一些茶叶，以满足旅途中的喝茶需要。泡上一壶香茗，放松心情，全天的疲劳顿感烟消云散。

茶叶飘香，茶香无痕，不经意间就增添了许多生活的情趣和色彩，原来喝茶也能喝出一种唯美的意境。

七夕会

七夕会